



劉光哲
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生
台灣省台東縣人
世界新專廣播電視科畢業
經歷／
統統影業公司腳本企畫
台灣區漁業電台編輯
現職／
台灣新生報校對

作品／
舞台劇本：「父子情深」
散文：「殘局之外」、「盡心之美」、「千劍求一敗」、「美與醜」、「木瓜牛奶」、「黃昏情人」等十餘萬字
小說：「蘭花王傳奇」、「最後的生日」

天涯之愛

散文佳作 劉光哲

雖然，我們始終不曾親口喊過她一聲：「媽媽！」
但我們相信艾沙理老太太會懂得——會懂得這一夥異國的年輕男孩，早已在心田深處，一遍又一遍，像呼喚親身母親一樣地呼喚她一聲：「媽媽！」而我們也相信，艾媽媽早在認識我們第一眼的時候，就已將我們視同她膝下的兒女！這冥冥的遇合，實無法以佛家「隨緣」來視之。因為，它雖短如過眼雲煙，却又是生生世世，在我們心底，在艾媽媽心底，都執著地這麼相信。

因此，當我昨天在錄影帶租售店裏，一眼望見「鐵十字勳章」影片時，一種揉雜著既悲且喜的情懷，讓我們雙手微顫，竟握不緊這卷既輕又薄的影帶。迫不及待地趕回家去，撥電話給昔時的四位好友，要他們火速趕來，一起再次重溫舊夢。

當他們一個個喘息未定地趕到我這兒，望見這卷影帶，不禁睹物思人，每個人都沉默了下來。等大夥來齊了，立時裝上帶子，我們不語地專注看著，但螢光幕上不時幻化揮之不去的，却都是艾沙理德國老太太那時而落淚時而開懷大笑的影子……

第一次結識艾沙理，我們一夥五個都只是賃屋住在木柵青邨附近的窮學生，正冒著冷鋒過境的寒冽，趕往金華街的大專青年活動中心，看一場由電影學會主辦的免費電影。

我們在金華女中站下車時，看到一位銀髮碧眼的外國老太太，正一臉迷惑地在一字排開的站牌下徘徊，她見著我們，隨即露出笑容，但却又無措地猶豫不前。我們只得鼓起勇氣，用拼拼湊湊的破英語向她打聲招呼。她立時如遇救星般，用不純正的英語喋喋不休，並輔以比手劃腳。大夥尖著耳朵聽了半天，方才知道她名叫艾沙理，德國人，在中學教授化學課程，一個人來華觀光，因為迷途，找不著她所投宿的酒店，請我們帶她回去。但此時，電影上映時間已到，我們只得邀她一道欣賞，等電影散場之後，再送她回去。她欣然同意，並舒了一口氣，宛若心中一塊大石落地。

當晚上演的電影就是「鐵十字勳章」。由於艾沙理正好坐我旁邊，在影片進行的光影黑暗迷替中，我瞥見她不時偷偷地以手帕擦拭眼淚，不時傳來細細碎碎的唏噓之聲。頓然使我心裏一陣疑惑，又不便問她什麼。

散場之後，我們才發現問題來了，她不僅將酒店給她的名片給弄丟了，而且她根本記不得酒店的名稱。而台北的酒店何止千百？如何去找。加之她的德國英語和我們五個的中國英語一樣半斤八兩。兩方問得急了，一個猛講德語，一個猛講國語，越講對方的眼珠子越睜越大。在不到攝氏六度的寒流低溫下，竟然弄得我們五個身高都將近一百八十的彪形大漢，一頭一臉汗水，全身猛冒熱氣。方才半猜半懂的依她的片片斷斷描述，抽絲剝繭出可能是財神酒店。

當我們費了千辛萬苦幫她送回酒店時，她感激得直要請我們客，大夥見了，為了盡地主之誼，只得自掏腰包，湊足了錢，到酒店附近的超級市場買了一堆零嘴、酒味和飲料。然後在酒店房間裏邊吃邊聊。

當我好奇的問道：「看電影時，為什麼偷偷地流眼淚呢？」她聽了，錯愕一陣，逼直問我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只得腼腆地回說方才在電影放映中注意到的。她抿了抿嘴唇，隨即紅著眼低首，倒弄得我們一陣默然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之後，她故意轉開話題，平靜的問我們知不知道，她最欣賞中國人所說的一句話？大夥為了打破這感傷的氣氛，故意孩子氣的捉狹胡猜：「大頭！大頭！下雨不愁！人家有傘，我有大頭！」當我們把這俏皮話翻成英語說給艾沙理聽時，她抱著腰笑得差點岔了氣。不停地叫著：「笑死我了！笑死我了！你們太頑皮了！」她要我們再猜，我們說：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」她一聽忙說：「不對！不對！還隔一層，那是一句很讓我感動的一句話，也只有中國人才有這種胸襟。」

聽完後，我們五個絞盡腦汁，把所有熟悉的古聖先賢金聲玉振的各式名言都搬了出來，她仍搖著頭，並捉狹地嘲弄道：「很簡單哦！連這麼簡單的話都不會，還好意思自稱中國人哪！可見你們腦筋太複雜了！」

過後不久，見著我們苦著一張臉埋頭苦思，於心不忍的艾老太太才慢條斯理地說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！」她補充道：「這句話，好像世界上每個人都是一家人一樣，你們對每一個陌生人，不管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，只要他是人，你們都可以對待他像親如兄弟姊妹一樣，都可以無私地互相照顧，互相親愛。那境界，哇——太

偉大了！」她誇張地叫了起來：「這胸襟實在太偉大了！只有中國人講得出來，做得到！德國人無論如何就是學不來，真的！」

浩良聽了，也詼諧地回了她一句：「就像我們今天對待妳這一位德國老太婆一樣，雖然是女的，可是都那麼老了，我們還是沒魚蝦也好！」她認真地猛點著頭說：「對！對！」惹得大夥樂不可支。

在笑聲中，艾老太太忽然執起我的手，告訴我：「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在看電影時流淚嗎？因為在電影裏，我彷彿見到了德國南部的美麗家鄉，在那兒，我和我先生、兒女度過了一大段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。」說完後，艾沙理像是回到了昔時歲月，她忘情地一首又一首地唱著德國南部民謠，我們跟著拍手和著，一起沈浸在她歡愉又溫暖的歌聲裏，長醉而不能醒。

等歌唱完了，我們方才從迷離中醒來。她不斷地央求我們教她唱中國民謠，她說那裏頭一定也有很多的故事。大夥拋不過她，只得從茉莉花、高山青、踏雪尋梅、牧羊女……一曲接一曲地唱著，一直唱到「在銀色的目光下」她興味十足地跟著我們從頭吟哦到結束，方滿足地歇口氣，並頻頻喊道：「太好聽！太過癮了！」

夜深了，大夥正欲告辭，艾沙理倏地一收歡顏，沈默了下來，一臉不捨。她要求我們留下再陪她，就這麼一次又一次地拖延。當我們斷然地走出酒店大門，已半夜三點。只得忍痛搭計程車返回住處。並留下第二天再陪她的承諾，她才放心讓我們安然離去。

第二天，為了踐履昨晚對艾沙理的承諾，我們只得繞課，留下裕國一人在課堂上抄筆記。我們再度到財神酒店，問她最喜歡去那裏，她忙說：「China Museum！」（她的意思是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），但可能是她德國英語發音不是很準確，加之我們聽力也是有問題，竟將它聽成是：「China music！」變成了中國音樂。因為museum和music的發音實在太像了。我們一想，中國音樂那一定是國劇沒錯。便陪她到中華路的國軍文藝中心。

當天演出的劇目是「四郎探母」。當鑼鼓點子開始響起時，文武場一片喧鬧。艾沙理睜大眼睛叫道：「這是歌劇！對不對？中國的歌劇！很偉大的！」她這麼一叫，引來了許多觀眾的側目。

爾後，在演出當中，大夥不斷將我們所知有限、粗淺的國劇常識，諸如文武場、唱腔、身段、臉譜、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以及許多表演的象徵動作，例如揚鞭代表騎馬等等和幻燈打出的字幕以及故事、情節告她知曉。沒想到艾沙理倒是很有興味地看著聽著，看到深處竟然哭了起來，不時抹著連連的淚水，看得大夥一頭霧水。這「四郎探母」的戲有什麼好哭的？一邊也訝異於一位外國人竟然可以這麼快就進入深奧的國劇殿堂，與人物一起悲喜共鳴。

散場後，她不停地說：「太令人感動了！大夥迫不及待的問她：「這些妳都懂？」艾沙理擤擤鼻子說道：「中國的老太太真幸福，在老年都有兒子去探望她！四郎探母，所謂的四郎，就是老太太有四個兒郎去看母親對

不對？這老太太好幸福！」說完之後！她認真地用眼神徵詢我們相同的看法。大夥不禁被她強自解人，扭曲劇情逗笑了。什麼四郎！就是四個兒子？可是再看艾沙理那一臉認真和落寞的樣子。大夥不約而同的噤了聲，紛紛稱是附合她。也許，她是有感而發，真有心靈的感傷和悲涼落寞呢？而那——並不像她外表那麼強自堅定，更是我們不會懂的。雖然我們一直想了解，但艾沙理老太太就是絕口不提她的往事。

第三天，我們弄清 *Museum and Music* 的發音錯誤之後，艾老太太和成們不禁兩相嘲諷，互相玩笑地指責嗔怪對方一個歪嘴一個重聽，無可救藥。之後，開懷大笑解嘲。那天，我們陪她到外雙溪故宮博物院、萬華龍山寺、淡水觀音山和海口落日等處觀光、吃海鮮。

我們發現，她並無心要觀光，只是走馬看花地虛應一番，倒是非常開懷地沈浸在與我們相處的每一分鐘。常常不自覺地就流露出母親般慈祥的笑容，怔怔地看著我們，一臉滿足，並慈藹地縱容著大夥兒的逗趣和耍賴。

這樣過了四天之後，我們得悉隔天就是她的生日。大夥私立商量的結果，洋蛋糕洋禮物對艾沙理而言是司空見慣，就算我們買最大最好最貴的蛋糕送她，一點也不足為奇。我們一定要來一個她這輩子從沒度過的純中國生日。私下決定之後，隨即展開行動，由裕國負責繪製壽翁壽婆駕鶴的彩像，並準備兩支大紅壽燭和燭座。浩良剪貼大紅壽字和福如東海、壽比南山等壽聯。我負責豬腳麵線和紅蛋。振裕訂壽桃和準備八仙彩壽樂。至文前往購置一款物美價廉的玉珮，結上一個壽字的中國結和流蘇，結上且繡上艾沙理老太太的中文名字以及我們五個人的名字。

隔天，我們把矇著的布條解開時，她所看到的是壽燭高燃、壽翁壽婆駕鶴彩像掛中堂、豬腳麵線壽桃排列成壽字、八仙彩壽樂喧鬧流瀉，一派中國風味的壽堂。艾沙理乍見此景，起先錯愕一陣，但隨即會意的哭了起來。弄得我們五位大漢不知所措。她含著淚光不停的叫喚：「Oh-my son-oh-my son！」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我們則興奮得臉都笑紅了。要她端坐壽堂前的壽椅，我們依序向她行三跪九叩祝壽禮，祝福她「壽比南山、福壽年年、長命百歲、百子千孫。」艾沙理雖然無法確知這些中國祝福語的意義。但她卻從我們的動作和虔誠的笑容裏得悉，在大夥一一磕頭祝壽聲中，艾老太太再次興奮得哭了，但隨即又咧開如孩子般的笑容。

之後，我們為她奉上豬腳麵線、紅蛋和壽桃，並詳細向她解說它們所象徵的涵意，她頻頻領首稱奇不已，大夥邊吃邊聊，其樂融融，溫馨得像個大家庭。最後，我們為她掛上玉珮，並說明中國人一向相信玉珮掛在身上，可以潤身辟邪，更可長命百歲，無災無病。她驚訝不置地張大著嘴嚷著：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來！孩子們，幫我佩上！」

隨後，撤開桌席，我們五個大男生陪著艾沙理一起跳舞，花樣百出，她一支舞曲也不肯放過，一曲接一曲盡情地跳著，並不時開懷朗笑。後來，也許是跳得太累了，她突然臉色發青，跌坐在地。我們要她休息，她却固執的直要跳，直嚷著太開心了，不跳太可惜。但大夥仍堅持要她躺在床上休息，要跳明天再陪她跳。當晚，我們輪

流照顧她躺在床上，一邊講笑話為她解悶，直到她睡安穩，進入夢鄉了，我們才分別入睡。

第二天，艾沙理又容光煥發地站在我們床前叫醒我們：「起床了！你們這些大懶男孩！不是說好還要陪我跳舞的嗎？起來！起來！」直到把我們都吵起來，才心滿意足地在我們屋前屋後打轉著，一邊嘀嘀咕咕大聲嚷道：「你們的房間太亂了，不像個家的樣子！」說完，就自己動手幫我們清掃，大夥見狀，只得陪她一起動手，將住了兩年多從沒清掃過的房子，徹徹底底打掃乾淨，直到煥然一新。她才讚許地點點頭說：「嗯！這才像個家！」我們就在家的前院合照了一張相。她留下德國的住址，聲明照片一定要寄給她。

離別的日子到了，我們五個送艾沙理到機場，她老毛病又患了。不停地叫著我們：「My Son！My Son！My Son！」一邊顫抖地執起每個人的手親吻道別。當她鼻酸地問我們：「會不會記得艾沙理？」我們再也忍不住，除了哽咽地猛點頭說會，便把頭硬轉開，不忍看見她老淚縱橫的傷感模樣。

送走了艾沙理老太太，大夥因為忙著準備期末考和緊接而來的預官考試，把寄相片的事給忘了。等想起來時，已是三月初春，我們忙將照片寄出，一心以為馬上就有她可愛的回音。沒想到信寄出幾個月，却石沈大海，杳無音訊。

臨畢業前夕，我們意外的接到一封寄自德國的來信。大夥興奮得以為一定是艾沙理的來信。沒想到，拆開一看，心却沈了下來。信是艾沙理的房東葛林代寫的。信上這麼寫道：「可愛的孩子們！你們好！我要代艾沙理感謝你們五位可愛的中國年輕朋友，你們幫助老太太在她最寂寞、無助的晚年，度過了最溫暖最快樂的一段美好時光。艾老太太是一位可憐的女人，她的先生和兒女，在一次車禍中全部喪生，而她也幸罹患癌症，自知不久人世，因此她環遊世界，作為她在人世的最後一瞥。沒想到在中華民國的台灣，她又像回到了家一樣，有五個孝順可愛的孩子和她一起歡度生日。她說她此生已無遺憾，她臨死時，猶喃訴說和你們相處的每一分鐘，和你們每個人的名字，彌留時，手中猶抱著和你們五位合照的相片和一塊玉珮，含笑而去。容我代艾老太太再次向你們高貴的行誼，說一聲誠摯地謝謝！並請接受我這老朽之人的敬意和感戴！房東葛林手草。」

看完了信，我們五個不禁哭了。當我們回憶起，她不斷地叫著：「My Son！My Son！」的時候，為什麼當初我們就不能叫她一聲媽媽呢？其實，我們又何曾給了艾老太太什麼呢？相反的，她也不讓我們五個離鄉背井在外的遊子，度過了有母親打掃房間的日子！

思及此，我們也懂得了人世間人們的遇合竟可親如母子，也了然於施與受原是這般沒有界限，在你付出時，你早已真真實實得到了。也容我們說一句：艾老太太！不！艾媽媽！謝謝您！請安息吧！我們五個兒子會如您所願，在有生之年活得乾淨正直！活得快樂！且讓我們五個陰陽兩隔遠在天涯之外的孩子，為您再唱一首您最喜愛的「在銀色的月光下」。

如果您在天國有知的話，請和我們一起合唱！